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三十回 孟春達智敗生鐵佛 陳清秋計引奚金哥

蓋世英到狀元府來參靈弔孝。他臨走的時候，跟阮英提出個條件。「我要把我女兒的屍首帶走。」

「蓋寨主，您提什麼要求我們都能答應，可是這個要求我們不能答應。蓋嬌娘是我嫂子，我們要把奚金哥抓住，給我嫂子報仇。然後，給我嫂嫂開喪出殯。蓋寨主，我們對不起啦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們是一定不把我女兒屍首給我啦？」

「對啦。」

「你們瞧著吧，遲早我要把我女兒屍首弄到手！」

蓋世英說完話，大踏步走了。阮英他們弟兄站到府門裡，還沒等回來呢，這時候在外邊來了一個和尚。這和尚有四十多歲，長得短粗胖，面如鉛粉，胳膊根象槓子一樣，在他的身後背著一個鐵佛像。這個鐵佛，起碼有叫五百斤沉，他用繩子把它綁到身上。這和尚來到府門外，把身上的繩子解開，「撲通」把這尊鐵佛就放到地下了。他雙手一合十，衝著小八義弟兄口念：「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這是狀元府嗎？」

阮英站到那，看了看他：「不錯，正是狀元府。」

「彌陀佛，我是化緣的。」

「來呀，在裡邊給他拿四兩銀子來。」

「善哉，善哉！我一不化錢，二不化糧，我要化你府裡頭一具女屍。」

「啊？」阮英聽到這，當時把眉毛就立起來了，眼睛也就瞪起來了，臉也沉下來了。

「和尚，請問什麼法號？」

「人送外號生鐵佛，我叫法遠哪！」

「和尚，你有話明說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找碴來了？有化米化糧，沒有化屍的。」阮英心裡也在想，這一定是蓋世英的保鏢吧！有可能這是響馬安排的步驟。這和尚興許也是一個響馬，可我現在不能拿他，因為他腦瓜頂上沒貼帖，身上也沒帶著腰牌，我們狀元府不能依官壓民，隨便抓人。阮英把氣又壓下去。

「和尚，你走吧！」

「善哉，善哉！請問您是哪一位呀？」

「我姓阮叫阮英，是府中南路招討使平夷侯。」

「久仰大名！彌陀佛。善哉善哉，我乃出家之人，慈悲為門，善念為本，我怎麼能跑這找碴呢？這是佛爺的意思。」

阮英說：「什麼佛爺？」

「就是我帶來的這尊鐵佛爺，你們誰要是把我的鐵佛，由打府門搬到旁邊去，我立刻就走。」

阮英一聽，知道這和尚是變相比武的。這和尚一定是個響馬啦。

「好吧。來呀，誰來把這個鐵佛搬到旁邊去？」

尉遲霄早就壓不住火了。「我來。」尉遲霄雙手抓住這個鐵佛，「起！」搬了半天，剛把底座搬起來，根本搬不動。「這玩藝兒真沉。」

這時候，和尚站在旁邊微微一笑，「善哉善哉，這是佛爺發怒了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，我把他老奶奶的，這種尚真有力氣呀！他這是跑這給我們米個下馬威。

「樂寶，過來。」唐鐵牛把樂寶給叫過來了。

「師父！」

「孟春達哪去啦？」

「在後邊睡覺呢！」

「這小子沒事光睡覺，把他找來，就說我叫他有事。」

樂寶跑到後屋，大傻子正睡的香著呢。

「起來，起來，師父找你有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到那你就知道了。」

孟春達來到前面，一看唐鐵牛在那正等著他呢。

「過來。」

「師父，什麼事？」

「你把那玩藝兒搬到旁邊去。」

「我把那鐵佛搬到旁邊去呀？」

「對，快點！」

「唉。他娘的，就這麼個玩藝兒嘛！起來。」他一下子把鐵佛就扔到府門旁邊去了。這鐵佛太沉了，把地壓了個坑。這個佛爺的底座，翹稜著，沒放平，也就扔到那了。「行啦。師父，還有什麼事？」

和尚一看，掛不住了。「彌陀佛，這位英雄真是高人也！既然有一把子力氣，投別的，我想跟這位比比功夫。」

「比什麼功夫？」

「咱倆比比拳吧！」

「行，怎比都行。」

「彌陀佛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孟春達。」

「彌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咱倆今天比拳，跟往常可不一樣。誰也不許招架，往身上打，你打我三拳，我打你三拳。」

「行。那我先打你吧。」

和尚說：「我先提出來的，你可以先打我。打完了我，我可得打你。」

「當然啦，說話算數。」

孟春達把拳頭舉起來，這就要打。

「慢著，我讓你打，你再打，我得準備準備。我讓你打哪你再打哪。」

「好。」

這和尚「啪啪啪」把身上的鈕扣解開，大僧袍脫下來，往地上一放。和尚騎馬蹲禱式站到府門當中，兩個拳頭一攢，腮幫子一鼓，把眼睛一瞪，在那他就用上氣了。和尚那肚子鼓出一個包來，象小孩腦瓜一樣，上邊青筋暴流的。他用手一指，讓孟春達往他

肚子上打。

孟春達暗樂，就你那肚子能抗我打嗎？我這勁頭，我一下子就把你打死了。「來，著打！」孟春達單臂用力，「啪」打到和尚肚子上。滿以為把和尚打死，要不然給打倒下。這和尚紋絲沒動。咦？行啊，這和尚肚子夠硬的。「還有兩下。」三下打完了，和尚沒怎麼的。孟春達嚇傻了，他那麼小個個，就長的粗點吧，這肚子真硬啊！

孟春達正在那看著呢，和尚站起來了，把僧袍拿起來穿到身上。「彌陀佛，這位施主，該我打你了吧？」

「對。不也往肚子上打嗎？來，來吧！」

「你站好了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，傻子，你上當了。你別看他那肚子，人家有氣功。這叫內練一口氣，外練筋骨皮呀。你別看你有力氣，這和尚要是打到你身上，你可就完啦。

「等會兒再打。徒弟，過來，師父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師父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我教你那功夫，今天得好好把它顯示顯示，叫和尚看一看。把咱們那個氣功，你也使上。」

「嗯！」

唐鐵牛這是吹大話，他小聲音在孟春達耳朵那嘀咕了幾句，「記住沒？別給我丟人。」

「記住了。來吧！」

孟春達就站在府門外靠牆那了。

「不往肚子上打嗎？來吧，打吧！」

和尚心想：大個子，別看你有力氣，他一定是府裡的能人，今天就結束你這條命。和尚把胳膊輪圓了，照著孟春達就打來了。眼看他的胳膊，就到孟春達跟前啦。孟春達突然往上一縱身，一屁股坐牆頭上了。他倆大腿這麼一岔，和尚這拳到跟前可打空了，這一拳正打到牆上。「啪」「嘩啦」！這一拳把牆打一個窟窿，拳頭進去了，胳膊也進去半截。和尚剛想往回撤這個手，突然孟春達從牆上往下一蹦，「咔嚓」把和尚的胳膊給壓折了。

「彌陀佛！」生鐵佛說，「你們小八義是匹夫。我沒有想到，你們能使出這麼一招來。我一輩子打雁，被雁啄了眼啦。這是我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。我走啦！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這和尚順著大道，就向南邊下去了。

阮英一看，這仇又算結上了。

「弟兄們，回府吧！__三哥，多虧你使出這一招來，不然孟春達非被他打死不可。」

「就說呢！三哥我這也是逼出來的，好懸一把呀！」

弟兄們回府了。到大廳裡，周景龍聽他們一說也是緊鎖眉頭。

「這兩天，咱府裡要多加小心，這幫響馬，一定會隨時隨地來暗算我們。你別看朝中五城兵馬司和京營府，調查地面查戶口，抓蓋世英、麻亞裡，都沒用。這些響馬，能在東京汴梁站住腳。他們是有靠山、有後台的，咱們明知道，誰敢動？高俅、楊戩、童貫、蔡京，這是朝裡的四大奸黨，誰要到那搜出來還可以，要找不出來呢？輕者官丟了，重者腦袋沒了。」

「哥哥，」阮英說，「我們帶兵去搜。」

「兄弟，你還沒有吃夠苦頭兒嗎？你搜過太師府，差點把你腦袋丟了，摸不准底細是不能搜的，尤其是蔡京，那是佛爺眼珠一動不得呀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看除非得裡應外合，我們派一個人打到他的內部去，才能夠摸清底細，到底有多少賊，多少響馬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三哥。你想得倒是不錯，誰能到他內部摸清底細去呀？就咱們弟兄，他們對我們印象最深，我們誰去，他們也信不著呀！」

齊愛蓮說：「要不然我們定個苦肉計？」

虛文彪說：「賢妻呀，苦肉計對他們可是不好使的。蔡京這老傢伙，生性狡詐，欺騙不了他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看有一個人行，我不敢說，因為我是當大伯子的，說出話來怕打嘴。」

大伙全愣了，「誰呀？誰行啊？」

「誰呀？就是我弟妹陳清秋。奚金哥到現在還惦念我弟妹呢，他還總想著把我弟妹弄到手，要不他來到咱們狀元府把劉秀香殺了，把蓋嬌娘給毒死了，他就是沒動陳清秋。大伙還知道不知道這個事？我看利用奚金哥，陳清秋能夠打到他們內部，除了她，咱們誰也不行。」

陳清秋當時站起來：「三哥，言之有理，那我就冒這個險。我打到他們的內部，幫助把這幫響馬一網打盡。」

花雲萍說：「不行不行。清秋啊，這個險你不能冒。一來你性命難保，二來奚金哥的為人咱們是知道的。清秋啊，咱們可能去。」

「花將軍，不要緊，我身上還帶著迷魂手帕呢。為了給蓋嬌娘報仇，我是她師兄，又是她姐姐，我就是為她死了，也值得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不能冒這個險。三哥，你怎麼竟出這饒主意呢？」

「我說、我說那話，大伙商量，只供參考唄！」

清秋說：「我三哥說得對。」

弟兄們你一言我一語，他們研究了多半宿，終於研究出一個方案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陳清秋女扮男裝，扮成一個小老道，離開了狀元府，就來到了虹橋。因為虹橋這是一個大市場，這是響馬經常出沒的地方。陳清秋今天就想引蛇出洞。在這，租了一張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在這擺了一個卦攤，看手相。由早晨到天黑，有幾個來看手相的，都是一些平民百姓，根本沒有一個響馬。陳清秋她也很有經驗，眼也很毒啊。天黑了，陳清秋把小包包包好，找了個店房住下。第二天又來到虹橋，照舊擺卦攤。天到晌午了，陳清秋有些急啦，看起來這幫響馬很狡猾，他們是一個也不露面。陳清秋低著頭在那正琢磨著呢，這時候有人問話：

「花太太，怎麼重操舊業，擺起卦攤來了？給我看看手相吧。」

清秋一抬頭，一看眼前站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奚金哥。陳清秋當時嚇了一跳，又恨又驚。恨，恨不能把刀亮出來，把他宰了，給我嬌娘妹妹報仇；驚，心想著響馬他膽子真不小，他真找了我來啦！清秋把臉往下一沉：

「你來幹什麼來啦？」

「我來算卦來啦。你給我看看手相，看看我的運氣怎麼樣。」

「你者什麼運哪？」

「我看桃花運。」

「那我不會看，你另請高明吧！」

「那……你算一算我什麼時候動婚。」

「你呀，願意什麼時候動你就什麼時候動，你問我幹什麼呀？」

「唉，光我自己動不行，得你動哇！」

「你說什麼話？不算你快走。」

「當然啦，我算卦得給錢，你在這風吹日曬的很可憐，我哪能白算！別人一卦給三錢銀子，我可以給你一兩。因為我們兩個人，早有舊交嘛！跟花雲萍過的怎麼樣？」

「你別胡說。快走開！我討厭你。」

「你討厭我，我可不討厭你呢！清秋，跟花雲萍鬧口角了吧？要不怎麼太太不做，不在狀元府裡享福，跑這擺卦攤了呢？」

「那是我家庭私事，我無可奉告。」

「嘿嘿嘿……清秋啊，說心裡話，我從心裡是愛你的。在藏軍山上，咱倆第一次見面，我就傾倒在你的腳下，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你。狀元府我去過好些趟，我本想把你殺了，我捨不得，是不是呢？陳清秋，你愛上花雲萍他哪呢？他比得了我嗎？論長相，他沒有我長得好看，論能耐，他沒有我高；論做官，他是將軍，我能做王爺。清秋，別看你現在已經跟花雲萍成了親啦，我還不嫌棄你。請秋啊，你要跟了我，我保證很好地對待你。」

「奚金哥，你不要胡言亂語！」

「是真的，我跟你什麼全說。有不少女人想嫁給我，我在腦子裡一過，誰也比不上你。清秋啊，你就跟我走吧！」

「我跟你上哪？」

「你別管上哪，你跟我去那個地方，保證比你住在那個王家店強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住店呢？」

「你的一切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」

「奚金哥，你把我害苦了。你在我外邊給我造了很多的輿論，挑撥我夫妻的不合。我現在恨死你啦！我什麼都不說了，我回去啦。」陳清秋就把那幾本書一擦，拿小包袱包上，提溜著就要走。

「我給你提溜著。」

「不用！」

說著話，陳清秋就往前走，奚金哥在後邊就跟著。

「清秋，你還是跟我去吧！我給你找一個很舒適的地方，怎麼也比那店房強啊！」

陳清秋說：「你成了無賴啦！你離我遠點。」

「我臭無賴，我就賴到底啦！清秋，你就跟我去吧！」

「我跟你去，你不怕我把你殺了嗎？你能信得著我嗎？」

「我怎麼信不著你？你就是把我殺了，我也是心甘情願。」

陳清秋心裡暗樂：這小子純粹是一個採花的淫賊呀！清秋不回頭地往前走，他在後邊就跟著。眼看來到狀元府不遠，對過正好碰上花雲萍。花雲萍一看見陳清秋：

「好賤婢，我跟你吵了幾句嘴，你就跑了。你別回來呀，像還回來幹什麼呀？你真是一個水性楊花、桑幽野合之女！」

「姓花的，你怎麼隨便罵人呢？你欺人太甚！」

奚金哥在旁邊一縱就過來了，把刀一舉：

「姓花的，我宰了你。」

這刀奔著花雲萍就來了。花雲萍一閃身，他的刀就剝空了。花雲萍一看：「噢，我明白了！賤婢，你們兩個人是狼狽為奸呀。我沒看錯。我把你們兩個人一塊殺。」

花雲萍跟奚金哥就打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小八義弟兄全趕到了。

「老六，大哥來了，二哥也來了！」

眾人一擁而上，奚金哥一看他們人多勢眾撒步轉身：